



黔韵文丛·黔南篇

马蹄岩

□ 索恩乾

我站在新建的马蹄岩大桥上往下看,河水依旧悠悠地淌,两岸村寨却早已换了模样。桥上车来车往,车轮声嗒嗒地响,我忽然觉得,那何尝不是另一种马蹄声,正驮着马蹄岩奔向更远的地方。

我至今记得第一次站在马蹄岩前的情景。那是一块巨大的青灰色石灰岩,矗立在河岸边上。最引人注目的是石面上那方天然的凹陷——蹲下身去看,那轮廓就是马蹄的形状,边缘浑圆,没有一丝人工凿打的痕迹。我把手掌覆进凹坑里,石头是凉的,可掌心贴着的那一处,总觉得藏着一股说不清的温热。从河谷那边吹过来山风,一阵一阵就像是骏马长嘶,在峡谷间久久回荡。这里叫马蹄岩。

一枚马蹄印,让这块青石从此不再是普通的石头。而沿着这枚马蹄印往前走,这片土地的记忆便徐徐展开了。村里的老人嘴里常哼一首歌,调子悠悠的,我到现在都记得:“都匀下来一条河,慢慢悠悠往下梭,马蹄脚下分交界,和睦相处幸福多。”他们唱的时候没什么正经场合,就是夏夜坐在枫香树下乘凉,蒲扇摇得有一下没一下。我不懂什么叫“分交界”,只觉得那调子像马蹄岩河的流水一样,慢慢悠悠地淌进黄昏里。因为马蹄岩刚好踩在都匀和平塘的交界线上,自古便是边界相融、邻里和睦的地方。那枚蹄印,原来就是一枚界碑。

蹄印是从哪里来的?寨子里的老人说这与张三丰的传说有关。相传明朝年间,张三丰云游至此,天蒙蒙亮,他不愿惊扰早起的农人,悄然跃身上马。骏马扬蹄,铁掌重重踏在河边的青石坎上,留下一方清晰的蹄印,一块普通的石头从此有了魂魄。平塘亲友讲的却是另一个版本。他说古时都匀府与平丹县地界模糊,两边百姓争执不休。有人托梦县官,约定双方各骑一物出发,相遇之处即为边界。都匀使者偷换快马,平丹使者改骑公鸡。骏马奔驰,都匀一方多行了三十里。争执间公鸡扑上来怒啄马腿,马吃痛扬蹄,在岩壁上蹬出印记。从此便以这蹄印为永久界标。无论哪个版本,最终都指向同一个结局:石上那枚蹄印,踏出了传说,也踏出了边界,留下来的是根。

在沙寨工作的那些年,我是枕着马蹄岩的故事入眠的。夏夜躺在床上,似乎听到流进马蹄岩河边的水声哗哗地响,那些关于骏马、蹄印的传说便随着水声一起在脑子里转。听寨上的老人讲了一遍又一遍,听的人又传给下一代,传着传着,连马蹄岩的山和水都好像带了神秘。马蹄踏在石头上的那个瞬间,像一道印记,也踏进了我的身体里。

与马蹄岩相伴的,还有一棵老枫香树,大人们说有两三百年了,被村民尊为“保寨树”。工作之余,有时候和村民们常到树下的石台上坐着,仰头看它虬枝伸展、枝叶层层叠叠,阳光从密密层层叶子间漏下来,在地上铺了一层碎金。树干粗砺苍老,树皮一块块翘起来,摸上去糙得很。它和那块青石一样,历经数百年风雨,依旧苍劲地立在原地,默默守着村寨岁岁安宁。

“六月六”这天,老枫香树底下是最热闹的。天还没亮,寨上的妇女就提了竹篮,喊上人去摘枫香叶。晨露挂在叶片上,一碰就簌簌地落,打湿了她们的袖口。妇女们把枫香叶放进石臼里揉搓,深紫色的汁液一滴滴落进瓷盆,再搭配各色植物染料,浸出五色糯米。蒸笼揭开,乌黑透亮的那种尤为软糯香甜。妇女们的笑容和枫香叶的清香混在一起,成了村寨最温暖的滋味。寨邻乡亲们聚到树下,笑语声、招呼声、孩子们的追逐声回荡在河谷。那块青石上的蹄印是马蹄岩的魂,这棵古树和树下的河,便是它绵延不绝的生气。

古石静默,古树生根,而马蹄岩的脚步从未停下。这几年,我每次有机会开车行驶在墨平公路上,都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。小时候到乡政府,要走大半天的山路,晴天一身灰,雨天两脚泥。如今墨平公路全线贯通,路面平整宽阔,一脚油门下去,河谷的风景在车窗外飞速后退。寨子里的吴大哥率先在路边开了马蹄岩山庄,早已发家致富,我每次回村时都特地去看他。坐在露台上,眼前青山叠翠,河水潺潺,桌上摆着辣子鸡、五色花糯米饭、腊肉炒蒜薹,每一道菜都是那时候的味道。吴大哥一边倒茶一边说,路通了,客人多了,咱们的好东西总算能卖出去了。我站在新建的马蹄岩大桥上往下看,河水依旧悠悠地淌,两岸村寨却早已换了模样。桥上车来车往,车轮声嗒嗒地响,我忽然觉得,那何尝不是另一种马蹄声,正驮着马蹄岩奔向更远的地方。

这条路通了以后,马蹄岩和附近村寨的物产也开始往外跑了。沙寨及新桥的辣椒一直有名,小时候跟父亲去地里摘辣椒,一垄一垄的,红得晃眼睛。父亲弯着腰,手里的剪刀咔嚓咔嚓响,篮子很快就满了。我抓起一把刚摘的辣椒,辛辣的气味冲上来,呛得直打喷嚏,父亲回头看一眼,笑出声来。后来,种辣椒的人家越来越多,大卡车一辆一辆开进来,装得满满当当,顺着墨平公路运出山去。好似驮着马蹄岩馈赠的滋味,奔向山外辽阔的天地。

路通了,什么都活泛起来。闲暇时节,有亲朋好友邀上三五儿时玩伴,聚在枫香古树下或山庄庭院里,看看山,吃吃饭,饮几杯清茶。有人兴致来了,扯开嗓子唱那首老歌谣:“都匀下来一条河,慢慢悠悠往下梭……”粗犷的歌声在山谷间回荡,惊起飞鸟掠过河面。

我又站在马蹄岩上,马蹄声早就远去。那块巨石还在河边,蹄印深深的,像一句没说完的话……

■ 索恩乾,贵州省散文学会会员。作品散见《中国散文家》等。

六月六,那根看不见的“线”

□ 黎承木

阿妈又摸摸我的头说:“六月六是双六相逢,谐音‘复六’,难得的好日子。”我那时候似懂非懂,如今才觉得这每一件礼物里,都藏着一个朴素的念想——盼着自己最亲的人,好好的。

已经大半夜了,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。明日就是我们布依族一年一度最隆重的日子——六月六,心里按捺不住地欢喜。

我生长在独山,打小就知道,按布依族的传统,六月六这天,出嫁的女儿是一定要回娘家的。每年还没进六月,我就看见寨子里的姑妈们开始悄悄准备了。赶场天,卖衣裳的摊位前总站着三三两两的妇女,拿起一件褂子比了又比,嘴里念叨着“我爸穿这个颜色怕是有点老气了”,放下,又拿起另一件。鸡鸭鱼肉的摊子前更是挤不动人,大家挑着拣着,都想把最好的带回娘家去。小时候我不懂,只觉得热闹,如今自己也长成了大人,才慢慢明白那些大包小包里装着的,哪里是礼品,分明是一份沉甸甸的心意。

六月六,天刚蒙蒙亮,公鸡还没打完第三遍鸣,隔壁阿婆家便传来石磨转动的声音。阿婆在赶早做豆腐呢。昨夜泡下的黄豆吸饱了井水,一颗颗胀得圆鼓鼓的。我趴在门框上看她磨豆腐,昏黄的灯光把她佝偻的影子投在板壁上。她把石磨用清水刷了一遍又一遍,刷得青石泛出光来,这才左手撮一把黄豆往磨眼里送,右手稳稳地推着磨柄,乳白的豆浆便从磨槽里挤出来,嘀嗒,嘀嗒,落进底下那只红色的塑料桶里。

豆浆倒进大铁锅,小火慢慢煮着,不多一会儿,豆香味就弥漫了整间灶房,那种香是厚实的、暖烘烘的,闻着就觉得踏实。阿婆往里点酸水,豆浆慢慢凝结成絮状豆花,她用篾板轻轻按压,挤出多余水分,豆腐便紧实结实了。做好豆腐后,老人们会相互串门,送上刚做好的豆腐互相品尝。每年这时候我也跟着沾光,能喝上一碗热豆浆,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豆腐脑。

中午热浪蒸腾,烈日斜挂在房后林梢。寨子

口站着一群翘首以盼的老人。不多时,回门的姑妈们提着大包小包走来,有的还抬着坛子,里面装的是甜酒粑。除了甜酒粑,还有给父母买的新衣裳以及五彩糯米饭、鸡、鸭、面条、水果等诸多吃食。我记得有一年大姐回来也是这样的排场。那时候我还小,只盯着吃食咽口水。阿妈就一样一样指给我看:甜酒粑,盼的是往后的日子甜甜蜜蜜;面条长长,盼的是二老长命百岁;桃子是添福添寿;新衣裳穿在身上,就是衣禄安稳。阿妈又摸摸我的头说:“六月六是双六相逢,谐音‘复六’,难得的好日子。”我那时候似懂非懂,如今才觉得这每一件礼物里,都藏着一个朴素的念想——盼着自己最亲的人,好好的。

女儿们一进家门,灶房里便热闹起来。姑妈挽起袖子帮阿妈烧火做饭,锅碗瓢盆叮当作响;女婿们陪着老丈人在堂屋里聊天,说些外面的事情。桌上摆的肉是女儿带来的,豆腐是阿婆阿妈亲手做的,这豆腐和外面买来的味道不一样,里面裹着绵长的思念和殷切的期盼。一大家人围桌子坐在一起,热热闹闹吃这顿丰盛的家宴。饭后,老人穿上女儿买的新衣裳,在寨子里慢慢悠悠地走,遇人就显摆着自家女儿买了什么东西,说这衣服多合身多好看,语气里满满当当都是骄傲。

这时候,归家的姑妈们顶着大日头,把父母换下来的衣裳,床单,被套统统抱到河边去洗。寨子里自古传下来一句话:“六月六,龙晒骨。”这天艳阳高照,大家都喜欢下河洗澡、洗衣裳,晾晒被褥,能杀菌,一整个夏天都清清爽爽。河边的石板上,一个挨一个蹲满了回娘家的女子,这些人都是年少时一同洗衣嬉戏,一起唱山歌长大的邻里姐妹。年长的姑妈唱着山歌,那调子悠长悠长的,贴着水面飞出老远。有些性格内向的就低着头,只是听到年长姑妈们唱山歌时,便在一旁浅浅地含笑。性格爽朗的便和年长的姑妈对起山歌,笑语欢歌顺着河水传遍了四寨八乡。听年长的姑妈说,当年不少姑婆就是在这河边被山歌勾了魂,才成就了一段段姻缘。衣服洗好晾晒妥当,女儿们又去担起家中农活,父母这天反倒是悠闲的。此刻姑妈们仿佛变回了未曾出嫁的样子,洗衣做饭,事事忙碌。有些姑妈远嫁,平时少

“啊花”

□ 邓雪灵

山的疲累。

大哥停在一块青石边,伸手掬了一捧溪水,回头笑道:“看,这就是‘啊花’了。”

我愣了一愣,四下张望,哪里有姑娘的影子。大哥见我茫然,朗声笑起来,指着满溪清流说:“我们水族话里,‘啊花’就是指溪水清澈、风光秀丽的地方。你瞧这归兰山,千溪百瀑,哪一处不是最标致的‘啊花’?”接着他又指着远处高耸的山峰补充道:“这山,原本叫归兰府。水语里‘归’是溪流,‘兰’是美丽,‘府’是官家一般宽大气派的地势。后来叫成了归兰山,可我们还是习惯把它唤作‘啊花’——就是有溪有景,又秀又美的好地方呀。”

我这才恍然大悟,原来此“啊花”非彼“啊花”,心里那点对姑娘的好奇,瞬间化作对满山清溪的倾慕。继续向上,山中景物各异,令人惊奇。攀登不远,见宽大石壁,如浮雕壁画。右上凹陷之处如一大足印,脚掌、脚跟、前趾清晰可辨。壁画左下角如游龙戏珠,中间现一小兽和方形印章图形,相映成趣。林中藤萝缠树,虫栖林木,处处透着山野的灵气。

穿行不久,便到了鼻子岩下。悬崖千仞,内里却空出一方喇叭形的穹窿,下大上小,仰头只见一线天光,飞瀑自顶端倾泻而下,扯成三级叠水。第一级藏在崖后,轻易不露真容;第二级跌落成一汪天然浴盆,碧绿如玉;第三级分成双瀑,哗哗注入潭中,汇成一个大浴池,池水清澈见底,仿佛盛满了池翠玉。盆池之间飞瀑相连,恰似一对上下相衔的鸳鸯浴池。潭外,鼻子岩高悬着,像一堵半掩的石门,将这一方秘境拢在膝下。门外,左右两座山峰挺立,如披盔戴甲的将军傲然守护。而对面的山崖上,一石凌空,恰如一人探着头悄悄窥视。

拾级而上,先前在谷底望见的那块凌空之石,已化作一座天然的观景台悬在半空。站在观景台上远眺,只见群峰环抱,山外田畴村落、水族木楼若隐若现,活脱脱陶公笔下的世外桃源;俯瞰谷中,瀑布浴池尽收眼底,繁花似锦,如梦似幻。再挪几步站到山巅回首,又见阡陌纵横、梯田层叠、木楼错落有致,一派悠然。

有闲暇时间回家,六月六便是她们专门陪伴父母,尽一份孝心的日子。

阿婆那头也没闲着。她悄悄把外孙拉到一边,塞一个红包,又从柜子里翻出农闲时一针一线纳的鞋垫,挑了纹样最精致、绣字最吉利的那双留给女婿。外公呢,煮好红鸡蛋,蘸了红颜料在外孙眉心轻轻一点,嘴里念念有词,语气温柔且笃定:“我家外孙乖乖的,健健康康,平平安安。”老人一辈子攒下来的吉祥话都在这时候一股脑儿地抛出来。这时候你在寨子里走一圈,满巷子疯跑的小孩眉心都点着红印子,活脱脱像西游记里的红孩儿,我小时候也是这样被点过来的,那一点红里头,藏着老人对孙辈最深的疼惜。

入夜,整个寨子灯火明亮,就像新春佳节一样热闹。席间女婿和老丈人比拼酒量,母亲则是拉着女儿促膝长谈,细细叮嘱勤俭持家的门道,女儿则是嘱咐父母保重身体。孩子们趁着夜色在寨子里玩起了捉迷藏。寨子中充满了喝酒划拳声和嬉笑打闹声,此起彼伏,热闹极了。

酒过三巡,夜色渐沉。嫁得近的姑婆要先动身回去了。外公站起身,身子被酒意晃得不稳,嘴里仍念叨着那句每年都要说的话:“常回家看看,来了就不要提东……”外婆把红包、鞋垫、五色糯米饭,还有那坛子甜酒粑,一样一样塞到女儿手里。

我站在寨子口,看着姑妈们走远,身影慢慢没入夜色里。我转过身,寨子依然亮堂堂,笑声还没散。空气中残留着豆腐的香气、甜酒的醇香,还有烟火的味道,被晚风一吹,飘向山坡那边。站了一会,心想六月六哪里是一个节日,它分明是一根看不见的线,一头牵着嫁出去的女儿,一头拴着寨子里的爹娘心上,无论走多远,这根线都扯不断、挣不开。明年、后年,这些女儿们还会像候鸟一样,翻山越岭地回来,回到这条河边,回到这间老屋,回到那个在寨子口,眯着眼张望的老人面前。

■ 黎承木,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。曾出版散文集《沁人杂选》,在“起点”中文网连载小说《嗨·我的白牙女生》。

我们盘山绕行一个时辰,便转到了鼻子岩的上方。河床里怪石林立,溪水在石间回荡,在悠长的时光中水流冲刷出一大一小两个圆圆的石磨,挡在溪口。近瀑顶处,水流陡然收束,挤成一团,在巨石间回旋几圈,便怒吼着扑向千仞深渊——那下面,便是鸳鸯浴池了。

逆流而上,地形豁然开阔,溪流舒缓。河床中溪水、瀑布、水凼相连,流泉淙淙。河底石板乳白,桔红色的线条交织成几何图案镶嵌其中,犹如大汶口出土陶罐的花纹。近山之处,偶有瀑布从山间汇入。两岸绿草茵茵、灌木葳蕤、奇花异放,百合吐蕊、杜鹃竞艳。草地上散落着驴友搭起的野炊灶具,岸边还有一排简易木房,大哥说,那是乡亲们给徒步的客人搭建的歇脚处。再往前,桉水岩瀑布便横在眼前。岩石千层百叠,棱角刚劲,崖畔翠竹迎风,杜鹃怒放。一道银瀑从山坳间奔涌而下,百余余尺,轰轰然砸入潭中,水雾腾起,扑面清凉。这瀑布之上,还有辽阔的高山苔地草原,只是时间已晚,只能留待下次观光了。

天色渐晚,我们翻过观景台,踏上归程,沿着山间石阶缓缓而下。路边草木正深,一丛从野百合,在风中摇晃。灌木丛中的野草莓熟透了,我摘了几粒,送进嘴里,酸酸甜甜。正低头赶路,前面忽有人声。只见一队驴友正在进山,帐篷、烧烤架,大包小包,几位乡民肩挑手提。有个汉子扛了一箱啤酒,衣裳被汗水湿透了一片,还有说有笑。大哥望着他们的背影,笑了一下,说:“山路打通了,家门口就有了活路。这‘啊花’,晓得留客了。”

从归兰山下来,大哥便与我们告别,回村寨了。我又回头望去,夕阳正落在归兰山,显现一幅剪影:在盈盈一水间,归兰山披着苍翠的绿萝,头顶的银冠化作一道微翘的弧。银簪斜插的尖角刺破余晖,发髻的轮廓被金边勾勒。我怔了怔,独自站在山脚,心里喊出了那个名字:“啊花。”

■ 邓雪灵,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。作品散见《人民日报》《世界知识画报》《贵州日报》等。

“这山,原本叫归兰府。水语里‘归’是溪流,‘兰’是美丽,‘府’是官家一般宽大气派的地势。后来叫成了归兰山,可我们还是习惯把它唤作‘啊花’——就是有溪有景,又秀又美的好地方呀。”

正值春日,和风煦煦。旅游资源考察小组的车子,在都匀市归兰水族乡的峡谷间穿行。此行的目的地是阳和村,那里有座归兰山,山高谷深,藏着无数风光。我有幸参与这次考察,心里满是期待。

车到阳和,来接的人早早就到了。刚推开车门,便见一位当地大哥,青布短衫,含笑迎来。他并不多寒暄,只爽朗地一挥手:“走,带你们去看‘啊花’!”

“啊花?”我心里一动,脱口道,“准是个漂亮的妹子吧?”

大哥神秘一笑,也不说破,转身便领着我们朝山脚去。我赶紧快步跟上。

待抬起头来,归兰山已耸立在眼前——它从阳和峡谷拔地而起,千余米高,巍巍然直插云霄。绝壁千仞,如刀砍斧削,偏生顶部又平展开来,树木茂密。整座山的形态,竟如一头巨龟伏卧。有人脱口而出:“像只乌龟!”我急忙举起手机拍照。

山脚下,吊脚木楼顺着坡势星罗棋布。马场河蜿蜒流淌,时而湍急、时而平缓。两岸的梯田一级一级攀上坡去,金灿灿的油菜花在山风中起伏,有蜜蜂嗡嗡地穿梭其间。我们在大哥的引领下开始登山。山上林木葱茏,巨石奇形怪状,植被种类丰富。山中无路,我们在怪石藤萝、林木花草中攀爬,不多时,便见溪流顺山势而下,水流在巨石丛中穿梭,不时形成瀑布和水凼,瀑布洁白似银链,水凼清澈如碧玉,溪底卵石色彩斑斓。溪岸古木参天,奇花争艳,鸟鸣深涧,凉气幽幽。叫人顿时忘却了登